

元首的新娘

YUANSHOUDE
XINNIANG

● 世界爱情电
影小说选

SHIJIEAIQINGDIAN
YINGXIAOSHUOXUAN

飞虹 李英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元首的新娘.....	1
卡洛琳·兰姆夫人.....	41
太阳浴血记.....	77
夜间守门人.....	119
锡 鼓.....	154
火宅之人.....	192
尘世的空虚.....	210

元首的新娘〔德国〕

天下荒唐事，无过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创立“人种培育所”，为他培育“日耳曼纯血统良种”了。尽管如此，正义和爱情依然在这里顽强地滋长着……

纳粹德国某地。国社党分区区党部礼堂里正在开会。主席台两旁垂挂着黑旗，中间高悬着纳粹党卫军司令希姆莱的大幅肖像。台下坐着三十来个德国姑娘。她们是纳粹德国妇女联盟的盟员，正在聚精会神地聆听分区党部首脑迈耶·惠司特洛夫在台上宣讲希姆莱的倡议。

迈耶·惠司特洛夫用高昂的语调讲着：“……我们的党卫军总司令海因利希·希姆莱是这个革命性主张的倡议人。不久前，他作出了一个明确的指示：凡是没有配偶的女性，并且愿意生育孩子的，都可以提出申请，参加种族培育工作。关于将来所生的孩子抚养和教育问题，全部由党卫军总部负责。培育的先决条件十分清楚。生育这些孩子的父亲必须是身体

健壮的、优良的日耳曼纯种男性。”

姑娘们一声不响地坐着，脸上露出感到神秘的新奇感，时而互相交换了一下目光，又继续听主席台上那个讲演人的讲话。

迈耶·惠司特洛夫继续说：“……这不仅是个战争时期的措施，而在战争胜利之后，每个德国妇女也必须使用这个方法繁殖她们的下一代。同志们，时代是庄严的。我们大家都在为一个信念、一个工作和最后胜利进行战争。我们的战争一定胜利！但是保持我们优秀的国民和种族，也非常重要。所以，现在我要问你们，各位年轻的女士，从你们的心里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你们是不是都愿意忠贞不渝地做一个真正的国社党员？”

姑娘们异口同声地呼喊：“愿意！”

此时，迈耶·惠司特洛夫感到洋洋得意，但同时又露出十分庄重的神色。“你们真的都愿意为元首做出贡献吗？作个真正的、伟大的、不可多得的献礼吗？”

迈耶·惠司特洛夫的话音刚落，姑娘们哗地全体举起了右手表示愿意。

迈耶·惠司特洛夫微笑着频频点头，并示意姑娘们将手放下，然后接着说下去：“你们的响应是崇高的。你们完全不用对任何东西承担责任。这是个伟大的贡献，妇女界崇高的贡献。”

姑娘们微笑着相互以感到十分光荣的目光看了一下。其中有一个姑娘脸上现出特别自豪的神采，她，叫陶丽丝·考尔夫。

迈耶·惠司特洛夫继续说：“你们愿不愿意为我们的元首，为我们敬爱的阿道尔夫·希特勒，从自己身上献出一个孩子？”

姑娘们又是高声齐呼：“愿意！”

迈耶·惠司特洛夫微笑着点头。“我十分感谢你们。我对你们没有什么别的要求。”他转身向主席台旁边摆着的一张桌子伸手一指。桌子上放着纸和笔。“现在你们只要在这儿签个名，那你们就是‘种族培育所’的一个成员了。你们都将是创造新种族的选手，要向元首献出一批新的种子。这新的种子将象火炬手一样保证我们的民族前途光明。希特勒万岁！”

姑娘们一齐起立，举手行纳粹礼，并同声高呼：“希特勒万岁！”

迈耶·惠司特洛夫满意地望着姑娘们纷纷来到主席台前的一张桌子旁，争先恐后地在纸上签名。签完后，姑娘们边走边谈，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未来的新鲜事情，离开了礼堂。

在分区党部的办公室里，迈耶·惠司特洛夫正在同主持这次种族培育工作的哈根医生谈话。

迈耶·惠司特洛夫问哈根医生：“这次试验，你挑选了哪一类男子，哈根医生？”

“我挑选了最纯种的男性。当然主要找党卫军和北日耳曼的男子，不过也有在国防军里找的，全部是国社党员和跟党系统有关系的人。”

“体格很好吗？”

“体格非常好，都是优生种子。这些男子都是由前线挑选来的。”

在波兰·斯特立科夫的一个村庄。路旁停着几辆德国军车。一队德国占领军吆五喝六地强把一些孩子从他们的母亲身边拉走，推到车上。孩子们拚命地挣扎，哭喊着要妈妈，妇女们被士兵拦在一旁捶胸跺脚嚎叫着还我孩子。孩子和母亲的哭喊声与德国士兵的叱骂声混成一片，响声充斥着空间。

从路的尽头驶来一辆德军吉普车。上面坐着德国国防军的一个空军中尉克劳斯。路边拐弯处竖着一块路标，上面写着：斯特立科夫——罗兹。克劳斯在车上听到前面一片哭喊声，从车窗探出头来向前看去，只见德国士兵正在劫夺波兰孩子。

克劳斯问坐在旁边的同事马克斯：“什么事？”

“党卫军在抓人。过不去，中尉。”马克斯说。

这时，一个德国军官走了过来。他向克劳斯行了个礼，“希特勒万岁！我请您立刻离开此地，中尉。这儿封锁了！”

“这儿怎么了？”克劳斯问。

“在进行一次小小的惩罚。都是些波兰的废物，我们不想浪费子弹。”

“这些孩子呢？”

“是‘种族培育所’要的。”

“我不明白。”

“元首的命令，要我们拯救散失的日耳曼遗民，把他们再造成人。”德国军官看了看那些哭喊着的妇女，又转向克劳

斯：“现在请你们走吧！关于你们在这儿见到的，必须严守秘密。希特勒万岁！”

克劳斯对马克斯说：“我们走！”说罢，车子向前驶去。

当克劳斯的汽车驶到村口时，从后面传来了一阵机枪声。他们停下车，从窗子探头向村里望去。隐约可见到妇女们随枪声倒下。

马克斯吐了一口唾沫：“呸！彻底消灭，以元首希特勒和大德意志国家的名义。”

克劳斯愤愤地：“太卑鄙了！开车！”

吉普车飞速离去，车后面，卷起长长的一片尘土。

在分区党部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几个姑娘正在那里等办公室里叫她们进去作初步体检。几个姑娘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小个子姑娘洛娣说：“希望我们都在一起。”

玛琳娜：“是啊，最好在一起。听说要给我们三幢新的住宅。”

这时，陶丽丝和埃丽卡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姑娘们呼啦一下围了上去。

陶丽丝对姑娘们说：“单是检查一下身体，姑娘们！”

洛娣忙问埃丽卡：“合格了吗？”

“当然合格了。量啊，查啊，称啊，象竞选狗皇后一样。”说着，她笑了起来。姑娘们也都笑了起来。

陶丽丝急忙制止，她认真地说：“埃丽卡，别胡说八道。这是很严肃的事。”

埃丽卡忙解释道：“我没不严肃，以我的血统起誓！”

洛娣又问陶丽丝：“我们都在一起吗？”

“对。这里的三十个姑娘由我带队送去。”

这时，室内传出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下面两个请进来吧！”

两个姑娘闻声走了进去。

在这同时，党部办公室内，迈耶·惠司特洛夫、哈根医生和一名专员围在桌子旁看摊在桌上的一张地图。

哈根医生指着地图说：“……‘种族培育所’设在史坦恩堡宫。这是上级特地拨给我们这个单位使用的。”

迈耶·惠司特洛夫对专员说：“就决定我去当这个所长吧，因为象这样的一个实验，我当然不能放弃。”

专员点了点头。

专员问哈根医生：“这个主意您怎么想出来的？”

“这是精心研究的结果，专员先生。现在总部正式采纳我的计划，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们终于可以认真开始用科学方法来促进自然选种。在这次实验以前，我们的种族培育工作仅仅做了一半。生育没有科学计划。对波兰孩子的试验工作也大多都失败了。他们都含有犹太成分，不中用了。因此现在我决定根据歌德教授的人种学说进行试验，在生物学的基础上来培育一种纯日耳曼人种。只有这样才能按我们的信念原则，为我们称雄全球的后代树立标志。”

专员又问：“这么说生孩子跟爱情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哈根医生回答：“我并不反对配偶之间有爱情，可是我们不能有那种纯感情恋爱。我们要优种，不要劣种，就象我说过，这是对民族负责。我期望的不是无计划的生育，而是给党

国的保证。”

一名党卫军这时从室外走了进来：“报告专员，初次检查结束。”

专员向他点点头：“谢谢。”又转向哈根医生和迈耶·惠司特洛夫说：“好吧，准备好，明天将她们送到史坦恩堡宫。”

第二天，三十名姑娘乘坐一辆大型客车来到了史坦恩堡。在绿树成荫的一座大花园中有几幢豪华别墅。别墅前有大面积绿茵覆盖的草坪，四周还有小桥流水，环境非常幽美。大门口站着岗哨，门旁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军事重地，严禁走近。”

客车在门口停下。陶丽丝走下车来，将一张纸交给哨兵。

“我们是妇女联盟盟员，到这里报到学习的。”

哨兵扬了扬手：“好，进去吧姑娘，祝你们愉快。”

大客车进入大门，直驶到大草坪边停下。姑娘们嘻笑着纷纷下车。在陶丽丝的组织下大家站成一横队。所长迈耶·惠司特洛夫向她们走过来。

陶丽丝喊令：“立正！”姑娘们全体立正。陶丽丝走到所长面前报告：“小组长陶丽丝·考尔夫带领三十名姑娘向您报到。”

“谢谢。”迈耶·惠特洛夫微笑着说：“稍息。我欢迎你们来这里，姑娘们！我很高兴，你们都响应了元首的号召。我希望你们在不受敌人骚扰的影响下，来完成你们崇高的使命。现在依姆格小姐领你们到宿舍去。我们晚上降旗的时候再见。”

在护士依姆格小姐的带领下，姑娘们拿起小行李向别墅

走去。

安排好住宿后，陶丽丝被叫到了医师办公室。要和她谈话的是哈根医生。

哈根医生问陶丽丝：“我从您的履历卡上知道您对生物学和遗传学曾有过一些研究。”

“是的，在哥丁根学了两年。”

“那就可以了。关于办这个所的目的，您大概已经很清楚了吧？！”

“是的，关于种族培育的概念已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

“的确是这样。我们这里是一个特殊机构，考尔夫小姐。它负有创造北日耳曼优生人种的特殊使命。在这方面，以后我还要更详尽地给您讲解，我所创造的理论——日耳曼生物学系数的科学论据。”

陶丽丝问道：“您要我作些什么呢，哈根医生？”

“我需要您在我的科学实验工作和您所领导的实验小组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联系。另外，在检查的时候您帮我写写记录卡。”

陶丽丝点了点头，同时，她向房间的四周打量了一下，看见墙上贴着一张十分醒目的标语：“我们尊敬有优良血统的母亲。”

哈根医生接着说：“他们单独分给您一间单人卧室，对吗？”

陶丽丝回答：“对，谢谢。”

哈根医生又说：“我想我们一定会合作得很好的。主要是

您的体型很美。”

陶丽丝不解地望着哈根医生。

哈根忙又解释说：“我的意思是说您的外型很理想。这是创造美满结果最良好的条件。”

“您的意思指什么，哈根医生？”

“我的意思说将来您生出来的孩子，就是证明我的理论正确的一个物证。”

“可这不能由我一个人来决定。”

“是啊，当然不能。不过关于这一点，您以后慢慢会明白的。”

除陶丽丝住的是单人房间外，其他的姑娘都住在一个大房间里。房间里整整齐齐地摆着许多床铺。姑娘们一到这儿，就忙碌起来了。有的在整理衣物，有的在梳妆打扮，有的靠在窗边观看窗外优美的景物。自然她们的嘴是闲不住的。

“在这么个地方怎么能叫人来办事呢？我真不明白。”埃丽卡说。

“总得先有个准备阶段吗。”埃尔莎说。

玛琳娜一旁接过话：“我们登记以后就已经算获得‘未来母亲’的称号了。”

最小的姑娘洛涕也插话说：“未来母亲？我真想不出怎么做。”

埃尔莎对洛涕说：“我希望你对今后的事应该有个准备。”

“理论上有了。”

“我的天哪，你十七岁了！还没有试过吗？”埃丽卡大声说。

埃尔莎严肃地：“请你说得文雅一些，埃丽卡。我们都是元首的新娘。我们的孩子都属于他。请你别忘了这一点。”

埃丽卡讽刺地：“这方面还多亏你提醒我。”

这时，护士依姆格从外面走了进来对姑娘们说：“怎么样，住得下吗？”

玛琳娜说：“太挤一点。要组织个小家庭，地方是不够的。”

依姆格说：“小姐，我看您把我们这个机构理解错了。”

玛琳娜说：“请原谅，我是结过婚的。我做了一年寡妇。丈夫死在斯摩陵斯克。”

“没有孩子？”依姆格问。

“没有，我们没有同过房。”

埃丽卡说：“希望这些男人早一点来！”

洛娣问：“在这儿，男女都分开住吗？”

依姆格回答说：“准备期间是分开住的。男子都住右边那屋里，再过去一点就是产妇室，最后面是婴儿室。”

埃丽卡说：“真是五脏俱全。这儿倒象是个孵卵室。”

这时护士依姆格板起面孔：“请问姓名。”

埃丽卡爽快地回答：“埃丽卡·茂琳。”

“作为一名国社党员，你应该有自尊的表现，茂琳小姐。”

“我尽力吧，护士小姐！”

护士依姆格用怪异的眼光看了一眼埃丽卡，离去。陶丽丝从门外匆匆走进房来。

陶丽丝向大家说：“姑娘们，觉得怎么样？”

玛琳娜：“好极了。就是对未来的母亲冷淡了一点。男的什么时候来？”

“这我不知道。明天才开始作第一次生物系数检查。”

在德军机场的一间休息室里，几个空军人员围在一起喝酒，从室外走进来一个空军中尉。他体格健壮，胸前佩带一枚十字勋章。他，叫阿达迈特。

曼尔顿斯忙招呼道：“来，来，来，干杯，阿达迈特！为你荣获十字勋章干杯！祝你这次休假别搞得精疲力竭。”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也都笑了。

阿达迈特得意的样子笑了笑：“我声明这一次我不是休假，是公差。上级调我去生物学学习班。”说完，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

曼尔顿斯玩笑地：“那就是‘种族培育所’。你知道你是谁？你是为了元首、为了民族和祖国去传种接代的大德意志第一号种牛。”

阿达迈特板起了脸：“我是国家社会党党员，禁止你说讽刺话。”

一个空军上尉说道：“阿达迈特，别这么认真……”

曼尔顿斯：“我这是在说笑话。”

阿达迈特却不让步：“这根本不是笑话。这是对履行一种崇高义务的莫大侮辱。”

这时候，克劳斯中尉从室外走了进来：“怎么啦，小伙子们，吵嘴了？”

上尉答道：“不，开了个小玩笑，阿达迈特误会了。”

克劳斯坐了下来问：“怎么样，这儿有什么新闻吗？”

曼尔顿斯说：“这不，阿达迈特要去‘种族培育所’。”

阿达迈特说：“去革新人种的生物学学习班，研究精选优生血统。”

“用波兰的孩子。”克劳斯说。

阿达迈特问：“什么意思？”

克劳斯说：“今天我在来这的路上，对我们的种族革新工作是怎么进行的，得到了一个小小的认识。他们先把母亲打死，再把黄头发的孩子抢到我们这儿来，这就是你的‘种族培育所’干的所谓精选优生血统，阿达迈特。”

阿达迈特：“没这回事。谁这样干了？”

“德国人，而且是以元首的名义干的。”

阿达迈特提高了声音：“你这是诬蔑，克劳斯·斯坦恩巴哈，这是叛国。”

“随你说吧。可我还是这样认识。我还要说你们的想法是荒谬的！我一想到我们如果能打赢这场肮脏的战争，我就感到可怕。希特勒万岁，先生们！”说完，克劳斯忿忿地离去。

“这分明是严重的叛国行为。我去报告党部。”阿达迈特紧跟着也走了出去。

第二天，当克劳斯的飞机返航后，他接到通知让他去司令部。克劳斯得知问题的严重性。他来到司令的办公室，敲门进来，走到司令桌前敬礼。

司令见克劳斯进来，指指旁边的一个人说：“克劳斯中尉，这是普劳埃特少校，第七科科长，他有几个问题问你。”

克劳斯对少校说：“您请问吧。”

普劳埃特少校严肃地说：“你有一个日记本对吗？”

克劳斯回答：“对。”

“你明明知道这是我们的纪律，在前线不准带日记本。”

“少校先生，我是……”

普劳埃特少校打断了克劳斯的话：“中尉先生，根据密告，在你的房间里搜出了一个日记本。”他拿起桌上的一个小本子念道：“‘从昨天起，我知道，这个魔鬼政权在蒙骗我们，在象犯罪一样地进行战争。我不再相信我们的胜利会是正义的。这个万恶的纳粹德国一定要崩溃！’这是你写的，中尉？”

中尉回答：“是的。”

普劳埃特对司令说：“您说吧。”

司令对克劳斯说：“斯坦恩巴哈中尉，在总部作出决定之前，你要受禁闭。现在去吧。”

克劳斯走出了司令的办公室。

种族培育所里，医生正在给姑娘们作体格检查。象这样的检查，一次比一次更加严格了，连特鲁特姑娘的扁桃腺炎也没有能够通过。她只好去领来了一张回家的通行证。此时，医生在给埃丽卡检查。

哈根医生问：“家里有人害过精神病吗？”

埃丽卡说：“我知道没有。”

哈根医生说：“回答要象宣誓那样肯定。真的没有吗？”

埃丽卡想了想说：“噢，有的。妈妈有时候朝爸爸说：‘你

发疯啦？！’”

“这是正常的。把衣服穿上。”

埃丽卡穿好衣服走了出去。

哈根医生向门外喊道：“下一位请进来！”

陶丽丝走了进来：“下一个是我。我最后。”

哈根医生说：“那请进来吧。”他又转向医生说：“依姆格小姐。还剩一个考尔夫小姐，记录她自己会填写的。”

护士依姆格走了出去。

陶丽丝走到医生跟前说：“您要看我的血统证吗，医生？”

“还是让我凭自己的眼力来鉴定吧，考尔夫小姐。只要我自己认为行，那就行了，我这是从科学角度来讲的。您今年多大了？”

陶丽丝回答：“二十二岁。”

“唔！您真的不害怕吗？”

“害怕？怕什么？”

“怕今后要进行的事。”

“不，我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

“噢，那太好了。请去里面脱衣服吧。”

陶丽丝走到屏风后面开始脱衣服。

克劳斯被关禁闭的第二天，总部就打电话来要把克劳斯交送军事法庭。

一辆吉普车在野外的树林里穿梭行驶。车上坐着阿达迈特、克劳斯和曼尔顿斯。阿达迈特是去种族培育所报到的，曼尔顿斯是负责送克劳斯去军事法庭的。三个人心里十分清楚

克劳斯此行无疑是去送死的。

此时，阿达迈特心里非常懊悔。他对克劳斯说：“斯坦恩巴哈中尉，我非常后悔。我的确没有想到……”

克劳斯说：“晚了，我亲爱的。不过你可以让他取我的名字，如果你能生个兔崽子的话。”

离目的地还有十公里左右的路了。吉普车在树林继续沿着高低不平的小路前行。四周一片寂静，阒无一人。车上的人也相互闷闷不乐地无言可说。突然，林中枪声大作。这是与游击队遭遇了。三人拿起枪，飞速跳下车去，克劳斯与曼尔顿斯奔到路边卧倒，举枪向林中射击；阿达迈特躲在车后以车做掩护举枪射击；司机刚从车座上起身，被游击队扫射过来的子弹击中，倒毙在车上。

曼尔顿斯伏在路边大声喊道：“阿达迈特，当心！你过来，快！”

阿达迈特看到自己隐蔽的地方确实不太妥当，他躬身向克劳斯等卧倒的路边奔去时，忽然林中的游击队又向这边猛射一阵，阿达迈特当场被击中，倒在路中。曼尔顿斯和克劳斯继续向林中射击。后来，曼尔顿斯又从腰间取出手榴弹递给克劳斯。

曼尔顿斯对克劳斯说：“克劳斯，你扔，我用火力掩护你。”

克劳斯用力将手榴弹向林中扔去。几声爆炸声后，不再听到林中有射击声了。游击队已悄然离去。四周仍是一片寂静。克劳斯和曼尔顿斯走到阿达迈特的尸体旁边。克劳斯蹲下用手摸了摸他的胸口说：“打中心脏了，完了。”